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四輯

沈雲龍 主編

毋自欺室文集

王炳燮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夷

自

集

座

文

集

篆書：清江廣仁堂  
石印：石印

183/5

毋自欺室文集目錄

卷之一

讀書筆記

卷之二

論辨一

謝墨山論

復生論

原貴

正教一

正教二

正教三

正教四

原聖一首題質神錄後

卷之三

論辨二

先天後天圖解

讀江慎修數學補論

讀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

讀程絲莊論語說

讀莊氏存與四書說

讀李氏塏傳注問

讀儀宋堂集書元鐵卿讀宋史後

書儀宋堂集理氣論後

讀陳實甫毛詩疏

卷之四

序跋

忠鑑序

人子須知序

汪雙池先生遺書序

代

送湘鄉曾侯相移督畿輔序

苑洛志樂跋

跋楊忠愍公兩疏手藁後

重刊鄉塾正誤跋

嘉定蔣氏三烈紀畧書後

書三薪堂說後

題四妹素英遺像

卷之五

考策議疏

蘇松水利考

清釐漕務策

墾荒用西洋機器議

擬奏請修省力學納諫求賢以迓天庥疏

擬敬陳聖孝疏

卷之六

書狀

上李撫軍請停止收租局狀

省垣克復上李撫軍狀

上協揆倭良峯中堂書

上倭中堂

上丁方伯請設立社學書



上湘鄉曾侯相書

上合肥李伯相書

上合肥伯相

上合肥伯相

上合肥伯相

上合肥伯相

上合肥伯相

上合肥伯相

答劉雲卿

與顧訪谿先生

與馮景亭丈

再與馮景亭丈

辭薦舉書

覆趙惠甫

簡趙惠甫

再簡趙惠甫

與洪文卿

覆彭芍翁

與吳清卿

與吳清卿

與吳清卿

與何子永

與丁樂山觀察

與嚴仁波

覆李虎峯

與翟次懷

卷之七

行述事畧志銘

先考睢園府君行述

先妣單太孺人行述

徐迂伯事畧

陶君松存行狀

蔡湘浦事狀

運同銜保升知府新河縣知縣竹籬公墓志銘

張甥文榦壙志銘

卷之八

傳記一

呂守真先生家傳

金桂小傳

吳生墨樵傳

候選光祿寺署正主事銜兼襲雲騎尉世職金君傳

陳君漱華傳

沈南洲先生傳

徐君籽園傳

博齋桂先生家傳

胥山瘦人傳

書王永先

記城門官錢貴陞

記陳杏川

記徐則

記王金圃

記楊鏡蓉

記費遠峯父子

記吳少山

記鈕雪峯

記詹生

卷之九

傳記二

王節母龐孺人傳

陳氏姊妹雙節小傳

鄭烈女傳

貞烈女柳氏傳

謹母魏孺人家傳

貞孝邢氏傳

記死節婦人

記吳市雙烈

卷之十

雜記

三印記

東山游記

蘇城失陷記

竹軒記

泣墓圖記

蘆瀝場忠義祠記

代

金原王氏重修支譜記

戊寅隨侍津邑 先子手編所爲詩命不孝錄之

旣竟因請并次古文辭顧以邑事繁劇未暇爲也

不幸越歲而 先子以卒煢煢在疚呼籲無方庚

辰廬居乃輯錄成裘郵乞桐城方存之先生訂正

釐爲十卷藏諸笥篋乙酉重游津沽同郡袁子杞



齋商刊於津河廣仁堂爰以方先生刪次本畀之  
而屋適奉檄董堂事獲遂校讎之私焉 先子學  
行治術卓然於世奚待不孝稱說顧其維持世教  
救正人心憫天下之陷於邪僻蓋有甚於疲癯殘  
疾惇獨鰥寡之顛連而無告也識者謂正教原聖  
諸作干城斯道之功不在昌黎韓子下洵知言哉  
於戲邪說誣民至今而極其爲旣害詎止浮屠寂  
滅之爲而已邪三數年來時變之亟至爲有心世  
道者所不忍言讀 先子之文其亦有所興感也  
夫光緒十一年躔次乙酉建午月男屋謹識

一

毋自欺室文集目錄終

毋自欺室文集卷二

元和 王炳燮 綱

讀書筆記

玩太極圖說圖之大要在主靜無欲故靜而不能無欲則莫如敬以持之朱子曰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可謂得其要矣

儀堂問太極圖說何以言五行曰此由洪範悟出又問兩儀生水火木金土何以與易言四象者不符曰易以乾坤爲主坤爲地卽土也故但言四象洪範以天爲主故以上與水火金木並列洪範與易其實一也三易洞璣論八卦自洪範九

疇中出雖似又一理實則理本相通耳

儀堂問天行不息太極圖說何以言動極而靜靜極觀於晝夜之道則知動靜之互根矣又曰就天地言常動地常靜就理言之則天雖常動有不動者存焉有常度星辰有常經地雖常靜有無靜者存焉故春自內出秋冬地氣自外入聖人體之故應萬物而由者動無動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靜無靜也貫乎閒者誠也此太極之必本於無極也

儀堂來談六藝之事問御法不傳亦有可知否予曰來乘車者多矣見有善御者不疾不徐調適馬性而

無不如意此惟御者性度安詳乃能得之不善御者非弛卽急或欲左而適右欲右而適左呵叱之聲鞭策之猛甚至逸不能止幾覆者數四此可見御亦有道非躁暴之人所能也大而言之可悟治天下之道淺而通之可得教子弟之法

朱子答魏元履云尋常讀書只爲胸中偶有所見不能默契故不得已而形之於口恐其遺忘故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初不覺其成說也若讀書而先有立說之心則此一念已外馳矣若何而有味耶學者通病直被朱子此言道盡

朱子答張元德言學者讀書不曾著心記當細繹玩味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都不記得緊要處者雖其根鈍使然亦是

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欲成誦真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力處也讀書用功宜以此爲法戒

季敬子問曰燔居常好善惡惡覺得直是分明然或至自傷其和而施之於人亦多強猛固必而無容養之意朱子答云此等處自覺是病便自治之不須問人亦非人所能預也予病亦正同此要當痛自檢點而自治之不可忽忘也

朱子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云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

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此朱子論中和最後定論吾人用功當其靜時惟有莊敬涵養而不必更求觀其所謂未發前氣象矣至於察識端倪已是旣發而不可以爲最初下手工夫也

又答或人云心有不存物何可格然所謂存心者非拘執係縛而加桎梏焉也蓋嘗於紛擾外馳之際一念之間一有覺焉則卽此而在矣勿忘勿助長不加一毫智力於其間則是



心也其庶幾乎此卽所謂提撕而警覺之也要其本領不外  
主敬敬則謝氏所謂常惺惺者亦於此而在矣故其答余正  
甫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  
及其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  
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知此則用功始可無  
誤矣

語類賀孫錄答朱蜚卿問知者樂水章如何與上章互相發  
明云專主理會人道之所當行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便  
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這便  
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事都無別念慮繫絆見得那是合

當做底事只恁地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如今人不靜時只爲一事至便牽惹得千方百種思慮這事過了許多夾雜底卻又在這裏不能得了頭底已自是過去了後面帶許多尾不能得了若是仁者逐一應去便沒事一事至便只都在此事上此段說話是吾人最緊切處須於此痛下功夫方有至處

博學於文是格物致知之事非玩物之謂玩物則喪志矣約之以禮是誠意正心修身之事非守寂之謂守寂則異端矣大學對小學言之古之教士自黨庠州序擇其俊升之國學蓋皆十五以上之士也是國學之爲大學正別小學言之釋

爲大人之學正訓其義若以大古音泰而疑大人之說異不知後人加點爲太古本與大爲一字大義爲元故易乾元亦釋大哉乾知大始許叔重作惟初太始元子亦爲太子大太元義同豈得以大人之訓而議之

讀思辨後錄九成問五行生成一節桴亭先生以實際言之云云似只就水火木金土所生處尋究出來實則但言得五行之質而天地所以生成五行自各有其理而後氣隨之愚魯之人不敢鑿言耳

卽人之絕也先絕乎腎觀之天地消歇亦必是水先竭云云愚按人之生也先生乎腎其絕也亦先絕乎腎其理良然然

兩腎中間一點空處受母氣則在此而養生家謂之命門醫家亦有以右腎屬火爲命門者總之腎雖屬水必有火在內始能生氣故人之絕也有真水既涸浮火上沖而絕者有真火既息陰水漫溢而絕者若以江窄川堙水竭火熾而測天地之消歇恐未必盡然喻嘉言論天地混沌爲水土瀰漫而生氣消歇是亦一說也

熊兒問儒者言天地萬物本同一體先生答曰草木不是與人一體如何補氣者食之便補氣補血者食之便補血緣他與我同受這陰陽五行之氣故渾合無閒愚按此條所言極是不但氣血二者本草所載藥性入心者便能治心病入肝

肺脾腎者便能治肝肺脾腎病臟腑經絡無不皆然色味相通自然投合可見我身與萬物形雖有異其受天地之氣無不同也

春秋分日在赤道故晝夜適中而寒暑亦適中若冬至則日道晝在極南夜在地中開故地有堅冰而井水翻暖夏至則日道晝在頂上而夜在極北故時方溽暑而井泉翻寒總之係乎日也愚按寒暖發斂自係乎日然日之升降卻由於陽氣之升降蓋陰陽二氣互爲消長而日月升降隨之就大地而言則陽升卽陰入陰升卽陽入亦有陽升而陰不卽入者如夏當熱而反寒有陰升而陽不盡入者如冬當寒而反暖

其故不全係乎日也

月道不止於九月道之出入日道每年十三次每一次爲一  
交每一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歷十八年二百一  
十五日零則月道應二百四十九變謂九道者約略以四正  
四隅言也愚按月道之以九言者以其出入於黃道之四旁  
而計之其實止是一直行去測驗家以色別之雖有九道實  
則止是一道也

桴亭先生不以道心人心爲天理人欲謂如以人心爲人欲  
則其流弊必至如溫公扞去外物之說矣又云心一也專指  
其義理者而言故謂之道心兼指其氣質而言故謂之人心

道心則有善無惡人心則善惡俱有皆兼性情說又言道心是不雜陰陽之太極人心是不離陰陽之太極二語頗似分曉若以道心專屬性人心專屬情便非其說甚精蓋與朱子中庸序之說合

惇亭先生言君子之臨難也懼而不恐愚按易言君子以恐懼修省又言恐致福也中庸言恐懼乎其所不聞似恐懼二字古人未嘗分言之惟懼專有畏于外而恐則畏入于內懼至於恐其心益斂是懼輕而恐較重也然獨立不懼君子亦有不懼之時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是恐懼亦不可偏著也惇亭先生之言殆謂君子有懼而修省之心無恐不得正之

意耳

天純陽地純陰陽只是氣陰只是質萬物則兼有氣質故二陰陽其言以氣質分陰陽最爲分晰視以理專屬天氣專屬地者精審矣蓋理主乎氣實統貫乎天地而無遺質特氣之濁者耳

讀經學理窟學貴心悟守舊無功非是教人憑空冥索也學問思辨力行而後自然見得道理當前多有聖賢所未言者孟子所謂左右逢源正是如此若只死守書籍上語言而不能心通其意推見事理亦只是學究而已雖多何爲

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又云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



使執其所見不肯遜志以求道於義理何從領悟何能見聖人之奧故欲求變化氣質亦須從虛心始

經籍亦須記得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聾盲之指麾故記得便說得說得便行得故始學亦不可無誦記朱子教人以熟讀精思爲首正是爲此

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學者每見世俗之失便有挽救之心若德旣成就亦是悲憫所發然須有分際始不爲妄如無其分而不當其時亦未免爲穿鑿創意作起事之病於學相害不可不戒

橫渠云某舊多使氣後來殊減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